

有些母親罵不孝順的子女為討債鬼，我的母親正相反，倒像是欠我們的多，還我們的少。就是生病住院了，身體歇着心還為我們累着。

小時候我們依賴她，可現在我們都害怕她的關心，她的關心常常成為我們的負擔。星期天我們回母親家吃飯，她的眼睛不是看着自己的飯碗，而是盯着子女們的飯碗，隨時準備幫你夾菜。有一次大妹隨口說了聲毛豆炒鹹菜好吃，從此她就拼命地剝毛豆，一剝就是幾斤，手指甲都剝壞了，直吃得我們生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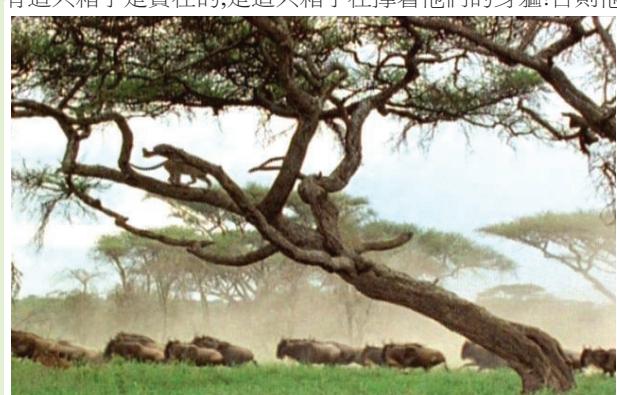
如果小輩在廚房掌勺，她必站在身後，一會說你油放少了，一會說你菜切粗了，一會又說炒的動作不對，搶過勺做示範給你看，弄得所有的燒飯人都鬱悶得不行，碰到脾氣大的反問一聲：缺了你我們就吃不成飯啦？！碰到這種情況，母親只好走開，可過不了兩分鐘，她又會找藉口過來，假裝倒開水，或者洗抹布，眼睛總朝煤氣竈上看，很快地她就會看出問題，火苗太小了，或者盛菜的碗不對等等。廚房間本來就小，人一多轉身都困難，母親自以為在幫助小輩，實質是忙上添亂。

在非洲一片茂密的叢林里走着四個皮包骨頭的男子，他們扛着一只沉重的箱子，在茂密的叢林里踉踉蹌蹌地往前走。

這四個人是：巴里、麥克里斯、約翰斯、吉姆，他們是跟隨隊長馬克格夫進入叢林探險的。馬克格夫曾答應給他們優厚的工資。但是，在任務即將完成的時候，馬克格夫不幸得了病而長眠在叢林中。

這個箱子是馬克格夫臨死前親手製作的。他十分誠懇地對四人說道：“我要你們向我保證，一步也不離開這只箱子。如果你們把箱子送到我朋友麥克唐納教授手里，你們將分得比金子還要貴重的東西。我想你們會送到的，我也向你們保證，比金子還要貴重的東西，你們一定能得到。”

埋葬了馬克格夫以後，這四個人就上路了。但密林的路越來越難走，箱子也越來越沉重，而他們的力氣卻越來越小了。他們像囚犯一樣在泥潭中掙扎着。一切都有像在做惡夢，而只有這只箱子是實在的，是這只箱子在撐着他們的身軀！否則他



們全倒下了。他們互相臨視着，不準任何人單獨亂動這只箱子。在最艱難的時候，他們想到了未來的報酬是多少，當然，有了比金子還重要的東西……

終於有一天，綠色的屏障突然拉開，他們經過千辛萬苦終於走出了叢林。四個人急忙找到麥克唐納教授，迫不急待地問起應得的報酬。教授似乎沒聽懂，只是無可奈何把手一攤，說道：“我是一無所有啊，噢，或許箱子里有什么寶貝吧。”於是當着四個人的面，教授打開了箱子，一大家一看，都傻了眼，滿滿一堆無用的木頭！

“這開的是什么玩笑？”約翰斯說。

“屁錢都不值，我早就看出那傢伙有神經病！”吉姆吼道。

“比金子還貴重的報酬在哪里？我們上當了！”麥克里斯憤怒地嚷着。

此刻，只有巴里一聲不吭，他想起了他們剛走出的密林里，到處是一堆堆探險者的白骨，他想起瞭如果沒有這只箱子，他們四人或許早就倒下去了……巴里站起來，對夥伴們大聲說道：“你們不要再報怨了。我們得到了比金子還貴重的東西，那就是生命！”

馬克格夫是個智者，而且是個很有責任心的人。從表面上看，他所給予的只是一堆謊言和一箱木頭；其實，他給了他們行動的目的。人不同于一般動物之處是人具有高級思維能力，因此人就無法和動物一樣渾渾噩噩生活，人的行動必須有目的。有些目的最終仍無法實現，但至少，他們曾經激勵的支撐了我們的一段生活，這就值得感謝。現代人的無聊、厭世、缺少激情，其病根，大都在于目的的喪失。說到底，我們還得有所追求才好。

遠東紀念公園 俄亥俄州唯一私人墓地

FAR EAST MEMORIAL GARDEN, LTD

8592 Darrow Rd, Twinsburg OH 44087

Located inside Crown Hill Cemetery Park

Office: 3030 Superior Ave Room #104, Cleveland OH 4411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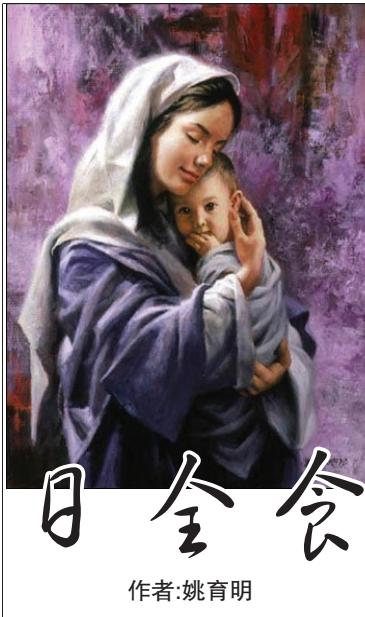
我們提供各項服務，大小壽地，各式墓碑，如果需要詳細資料，

請打電話：330-819-0277; 330-352-7788

穴位從\$950起，勿錯過良機！如果顧客購買遠東花園墳地，將為顧客提供系列服務。



福人擇福地
福地福安
祖先安，後人樂
遠東紀念公園
全為福人備
預先選定一處風
水福地，既可陰澤後
人，又可為自身添福
增壽。



作者：姚育明

什么風箏。突然想起幾天前報紙上的說法，說今天可以看到日全食，於是我也抬起了頭，可是我看不清楚，太陽的光十分熾烈，一會兒就花了眼睛。

我發現許多行人早有準備，臉上都戴着墨鏡。我暗暗痛恨自己忘記了這件事情，手心不自覺地往外冒汗。這一冒汗便提醒了自己，我擦干了手心，小心地從紙袋里抽出了母親的x光片子，我朝天舉起，隔着母親的骨頭，熾烈的太陽變溫柔了，變得像月亮一樣有了圓缺。我着迷地看着，當太陽變得僅剩周圍一圈光帶的時候，簡直就像一只金銀色的手鐲懸挂在天上。它慢慢地缺損，又慢慢地豐滿，變幻着它的光亮。

我一直舉着母親的x光片，母親的骨頭被變化的太陽光照射着，她那彎曲錯位的骨頭在陽光中是那樣的清晰，那樣的安靜，怎么也不像出自一個忙忙碌碌的身軀。當那金銀色的光鐮罩在x光片上時，母親受傷的骨頭像一只靈眸，一眨不眨地和我對視着；當太陽恢復了圓圓的光盤，母親受傷的骨頭像日月宮中的桂花樹，充滿了人生的詩意。

也許此刻醫生正在用聽診器聽我母親的心跳，她那衰老的心臟緩慢地跳動着，她的眼神泄露了隱隱的害怕。我想起來了，母親在拎不動重物、看不清物件、咬不動豆角時曾掩飾過自己的害怕，但這種情緒總是轉瞬即逝，她以相反的面貌來反抗命運。

當太陽恢復了原狀，我輕輕地把母親的x光片塞進紙袋。我知道，剛纔看到的日全食只是假象，在那陰影的背面，太陽的火焰仍一如既往地燃燒着。就像生活中的陰影，在它的背面光明依然存在。

我得耐心地等待，等待母親再一次走出醫院。我要告訴母親：媽媽，我也害怕，害怕失去您，對於孩子，您永遠是不可缺的。

四個人與一個箱子的故事

傳說，有一朵在溫室飄香的幽蘭，無奈地飄洋過海，無怨無悔任憑風吹雨打，只是再也無人憐愛，無人呵護，風雨中的幽蘭，是這樣孤獨寂寞，空自憔悴，心中眼中，盼望著重回那個遙遠的家，一個溫暖風雨不侵，永遠難忘小小的家。

時光歲月無情的走，依然掩不住幽蘭，似天仙般的美麗，如明月似的嫋嫋，我見猶憐，只是天妒紅顏，歷盡了風雨，走過的是雪霜，有一天只愛採花，卻從不惜花的過客，隨手折下了這朵美麗幽蘭，放在床前，只為了共渡幾許春宵，然而一但盡歡，就會隨手一拋，另尋新歡，幽蘭在花言巧語下，真的以為，這將是她安身的新家，幽蘭啊幽蘭，你只是他的玩物，你可知，在他手中有多少鮮花，被他無情的拋棄，到那時，更冷酷的冷風冷雨，必然將會一次，再一次侵襲，試問天地，花身心已碎，海

角天涯，何處是歸宿？

天地無情人有情，一個早已深愛幽蘭的老園丁，真是情何以堪，悄悄地，偷回了這朵幽蘭，小心翼翼捧著，就像捧着一個絕世美玉，以人間最美情淚，輕輕的愛撫這朵受着驚嚇，而不停擅抖的幽蘭，眼中是無限的愛憐，心里是永世的關懷，含着淚說，這里才是她真正的家，一個溫馨寧祥的家，一個沒有風雨只有愛語的新家，他願用一生的愛，一世的情，陪着她守着她，有一天，老園丁到了風燭殘年，直到那最後一眼，含笑看的就是這朵幽蘭，沒有哀愁，只有難訴的情意，和無言的相思。

寫着寫着，情不自禁掉下了，不想拭去的淚，想着想着，自己有一天會不會，就是那老園丁。劉天擎，12/18/08。

正巧縣官坐着轎子經過，見張老財鋤地還雇個打傘的，故意擺譜，十分生氣：“我一個縣太爺，也沒雇人打過傘。”就命人把張老財打了一頓。張老財保證：“小人再也不敢雇人打傘了！”縣官走後，張老財心里很不服氣：“你不能坐轎，我為什麼就不能雇人打傘？”就又雇了個人，專門張望縣官來沒來。

量地

農村實行土地承包，土地被分到各家各戶。分地那天，有人建議買一根測繩，隊長說，我的步量了幾十年，準着呢，用測繩是多此一舉。果不其然，隊長為各家量好了每一塊地的大小，很是準確。最後輪到給自家丈量，不覺之中，隊長把步子放大了。天是夏天，隊長只穿了一條單褲，臨近完畢，會計和民兵連長、小隊長等衆人聽到一聲刺耳的聲音——隊長的褲子扯了。

伊利華報

ERIE CHINESE JOURNAL

編輯部

撰稿人：劉以棟 劉天擎 晓月

匹茲堡責任編輯：潘嵐

哥倫布責任編輯：陳青杰

辛辛那提責任編輯：SAM YI

社長 / 主編：浦瑛

總編輯：劉元華

版面 / 網頁編輯：程里賓

移民法律顧問：黃唯